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

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，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，未曾開口，先自笑了。因說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媽打量是那裡的的笑話兒？就是僑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！」賈母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鳳姐拿手比著道：「一個這麼坐著，一個這麼站著；一個這麼扭過去，一個這麼轉過來；一個又一一」說到這裡，賈母已經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好生說罷。倒不是他們兩口兒，你倒把人惱的受不了。」薛姨媽也笑道：「你往下直說罷，不用比了。」鳳姐纔說道：「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，我聽見好幾個人笑。我只道是誰，巴著窗戶眼兒一瞧，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寶兄弟站在地下。寶兄弟拉著寶妹妹的袖子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『寶姐姐！你為什麼不會說話了？你這麼說一句話，我的病包管全好！』寶妹妹卻扭著頭，只管躲。寶兄弟又作了一個揖，上去又拉寶妹妹的衣裳。寶妹妹急的一扯，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，索性一栽，栽在寶妹妹身上了。寶妹妹急的紅了臉，說道：『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。』」說到這裡，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。鳳姐又道：「寶兄弟站起來，又笑著說：『虧了這一栽，好容易纔栽出你的話來了。』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是寶丫頭古怪。這有什麼？既作了兩口兒，說說笑笑的怕什麼？他沒見他連二哥和你。」鳳姐兒紅了臉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我饒說個笑話兒給姑媽解悶兒，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！」賈母也笑道：「要這麼著纔好。夫妻固然要和氣，也得有個分寸兒。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。只是我愁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，這麼說起來，比頭裡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說說，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明兒寶玉圓了房兒，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，那時候兒不更是笑話兒了麼？」賈母笑道：「猴兒！我在這裡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來個笑話兒還罷了，怎麼臊起皮來了！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？你不用太高興了，你林妹妹恨你，將來你別獨自一個兒到園裡去，提防他拉著你不依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他倒不怨我，他臨死咬牙切齒，倒恨寶玉呢。」賈母薛姨媽聽著還道是玩話兒，也不理會，便道：「你別胡拉扯了。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。」鳳姐答應著，又說了一回話兒，便出去叫人擇了吉日，重新擺酒，唱戲，請人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寶玉雖然病好，寶釵有時高興，翻書觀看，談論起來，寶玉所有常見的，尚可記憶，若論靈機兒，大不似先，連他自己也不解。寶釵明知是「通靈」失去，所以如此。倒是襲人時常說他：「你為什麼把從前的靈機兒都沒有了？倒是忘了舊毛病也好，怎麼脾氣還照舊，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並不生氣，反是嘻嘻的笑。

有時寶玉順性胡鬧，虧寶釵勸著，略覺收斂些。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，惟知悉心伏侍。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，各人心服，無不安靜。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，時常要到園裡去逛。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，二則恐他睹景傷情，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，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舊病來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

況且親戚姊妹們：為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。史湘雲因史侯回京，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來。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，與吃喜酒這天，來過兩次，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。為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。就是有時過來，也只是和寶釵說話，見了寶玉，不過問好而已。那邢岫煙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。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，即同著李嬌兒過來，亦不過到太太們和姐妹們處請安問好，即回到李紉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。一一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紉、探春、惜春了。賈母還要將李紉等挪進來，為著元妃薨後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，也無暇及此。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，園裡尚可住得，等到秋天再挪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，曉行夜宿，一日，到了本省，見過上司，即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。賈政向來作京官，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；就是外任，原是學差，也無關於吏治上；所以外省州縣，折收糧米，勒索鄉愚這些弊端，雖也聽見別人講究，卻未嘗身親其事，只有一心做好官。便與幕賓商議，出示嚴禁，並諭以一經查出，必定詳參揭報。初到之時，果然胥吏畏懼，便百計鑽營，偏遇賈政這般固執。

那些家人，跟了這位老爺，在都中一無消息，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兒向人借貸做衣裳，裝體面，心裡想著到了任，銀錢是容易的了。不想這位老爺默性發作，認真要查辦起來，州縣饋送，一概不受。門房簽押等人，心裡盤算道：「我們再挨半個月，衣裳也要當完了，賬又逼起來，那可怎麼樣好呢？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，只是不能到手。」那些長隨也道：「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，我們纔冤！花了若乾的銀子，打了個門子，來了一個多月，連半個錢也沒見過！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。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。」次日，果然聚齊，都來告假。賈政不知就裡，便說：「要來也是你們，要去也是你們。既嫌這裡不好，就都請便。」

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，只剩下些家人，又商議道：「他們可去的去了，我們去不了的，到底想個法兒纔好。」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□兒，便說：「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急呢！我見這『長』字號兒的在這裡，不犯給他出頭。如今都餓跑了，瞧瞧□太爺的本領，少不得本主兒依我！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，回家受用；若不隨我，我也不管了，橫豎拚得過你們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好□爺！你還主兒信得過，若你不管，我們實在是死症了。」李□兒道：「別等我出了頭，得了銀錢，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，窩兒裡反起來，大家沒意思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萬安，沒有的事。就沒有多少，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。李□兒坐在椅子上，蹺著一隻腿，挺著腰，說道：「找他做什麼？」書辦便垂手陪著笑，說道：「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，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，知道不好說話，到了這時候，都沒有開倉。若是過了漕，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？」李□兒說：「你別混說，老爺是有根蒂的，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。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，因我說了緩幾天，纔歇的。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？」書辦道：「原為打聽催文的事，沒有別的。」李□兒道：「越發胡說！方纔我說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謔。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，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！」書辦道：「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，外頭也有些體面，家裡還過得，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夠，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。」說著，回了一聲：「二太爺，我走了。」李□兒便站起，堆著笑說：「這麼不禁玩！幾句話就臉急了？」書辦道：「不是我臉急，若再說什麼，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？」

李□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，說：「你貴姓啊？」書辦道：「不敢，我姓詹，單名是個會字。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。」李□兒道：「詹先生！我是久聞你的名的。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。有什麼話，晚上到這裡，僑們說一說。」書辦也說：「誰不知道李□太爺是能事的！把我一詐，就嚇毛了。」

大家笑著走開。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。第二天，拿話去探賈政，被賈政痛罵了一頓。隔一天拜客，裡頭吩咐伺候，外頭答應了。停了一會子，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沒有人接鼓，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。賈政踱出暖閣，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。賈政也不查問，在墀下上了橋，等轎夫，又等了好一回，來齊了，抬出衙門，那個炮只響得一聲。吹鼓亭的鼓手，只有一個打鼓，一個吹號筒。賈政便也生氣，說：「往常還好，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？」抬頭看那執事，卻是攙前落後。勉強拜客回來，便傳誤班的要打。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；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；又有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的。賈政生氣，打了一兩個，也就罷了。

隔一天，管廚房的上來要錢，賈政將帶來銀兩付了。以後便覺樣樣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。無奈，便喚李□兒問道：「跟我來這些人，怎麼都變了？你也管管。現在帶來銀兩，早使沒有了。藩庫俸銀尚早，該打發京裡取去。」李□兒稟道：「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！不知道怎麼樣，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，叫奴才也沒法兒。老爺說家裡取銀子，取多少？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，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，我們到底送多少呢？」賈政道：「為什麼不早說？」李□兒說：「老爺最聖明的。我們新來乍到，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，誰肯送信？巴不得老爺不去，好想老爺的美缺呢。」賈政道：「胡說！我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給節度做生日，便叫我不做不成！」李□兒笑著回道：「老爺說的也不錯。京裡離這裡很遠，凡百的事，都是節度奏聞。」

他說好便好，說不好便吃不住。到得明白，已經遲了。就是老太太、太太們，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？」

賈政聽了這話，也自然心裡明白，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為什麼不說起來？」李□兒回說：「奴才本不敢說，老爺既問到這裡，若不說，是奴才沒良心；若說了，少不得老爺又生氣。」賈政道：「只要說得在理。」李□兒說道：「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，那個不想發財？俱要養家活口。自從老爺到任，並沒見為國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載道。」賈政道：「民間有什麼話？」李□兒道：「百姓說：『凡有新到任的老爺，告示出的越利害，越是想錢的法兒，州縣害怕了，好多多的送銀子。』收糧的時候，衙門裡便說，新道爺的法令，明是不敢要錢，這一留難叨登，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個錢，早了事。所以那些人說老爺好，反說不諳民情。便是本家大人，是老爺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幾年，已巴到極頂的分兒，也只為識時達務，能夠上和下睦罷了。」賈政聽到這話，說道：「胡說！我就不識時務嗎？」若是上和下睦，叫我與他們『貓鼠同眠』嗎？」李□兒回說：「奴才為著這點心兒不敢掩住，纔這麼說。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，到了功不成，名不就的時候，老爺說奴才沒良心，有什麼話，不告訴老爺。」

賈政道：「依你怎麼做纔好？」李□兒道：「也沒有別的，趁著老爺的精神年紀，裡頭的照應，老太太的硬朗，為顧著自己就是了。不然，到不了一年，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，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，自然弄了錢藏著受用。倘遇著一兩件為難的事，誰肯幫著老爺？那時辦也辦不清，悔也悔不及！」賈政道：「據你一說，是叫我做貪官嗎？送了命還不要緊，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？」李□兒回稟道：「老爺極聖明的人，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？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，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，如今名在那裡？現有幾位親戚，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，如今陞的陞，遷的遷。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。走爺要知道：民也要顧，官也要顧。若是依著老爺，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，外頭這些差使誰辦？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；裡頭的委屈，只要奴才辦去，關礙不著老爺的。奴才跟主兒一場，到底也要掏出良心來。」賈政被李□兒一番言語，說得心無主見，道：「我是要保性命的！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！」說著，便踱了進去。

李□兒便自己做起威福，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，反覺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隨心，所以賈政不但不疑，反都相信。便有幾處揭報，上司見賈政古樸忠厚，也不查察。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，見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規諫，無奈賈政不信，也有辭去的，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。於是，漕務事畢，尚無隕越。

一日，賈政無事，在書房中看書。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，外面官封，上開著「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，飛遞江西糧道衙門。」賈政拆開封看時，只見上寫道：

金陵契好，桑梓情深。昨歲供職來都，竊喜常依座右。仰蒙雅愛，許結『朱陳』，至今佩德勿諼。只因調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，衷懷歉仄，自歎無緣。今幸榮載遙臨，快慰平生之願。正申燕賀，先蒙翰教，邊帳光生，武夫頹手。雖隔重洋，尚叨樾蔭。想蒙不棄卑寒，希望薦蘿之附。小兒已承青盼，淑媛素仰芳儀。如蒙踐諾，即遣冰人。途路雖遙，一水可通。不敢云百輛之迎，敬備仙舟以俟。茲修寸幅，恭賀升祺，並求金允。臨穎不勝待命之至！世弟周瓊頓首。

賈政看了，心想：「兒女姻緣，果然有一定的。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，又是同鄉的人，素來相好，又見那孩子長得好，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。因未說定，也沒有與他們說起。後來他調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說了。不料我今陞任至此，他寫書來問。我看起門戶，卻也相當，與探春倒也相配。但是我並未帶家眷，只可寫字與他商議。……」正在躊躇，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，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，賈政只得收拾上省，候節度派委。

一日，在公館閒坐，見桌上堆著許多邸報。賈政一一看去，見刑部一本：「為報明事，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……」賈政便吃驚道：「了不得！已經提本了！」隨用心看下去，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，申囑屍證，捏供誤殺一案。賈政一拍桌道：「完了！」只得又看底下，是：

據京營節度使咨稱：緣薛蟠籍隸金陵，行過太平縣，在李家店歇宿，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。於某年月日，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，令當槽張三取酒。因酒不甘，薛蟠令換好酒。張三因稱酒已沽定，難換。薛蟠因伊倔強，將酒照臉潑去，不期去勢甚猛，恰恰張三低頭拾箸，一時失手，將酒碗擲在張三額門，皮破血出，逾時殞命。李店主趨救不及，隨向張三之母告知。伊母張王氏往看，見已身死，隨喊稟地保，赴縣呈報。前署縣詣驗，乍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，漏報填格，詳府審轉。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，擲碗誤傷張三身死，將薛蟠照過失殺人，准鬥殺罪收贖等因前來。臣等細閱各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，且查鬥殺律注云：「相爭為鬥，相打為毆。必實無爭鬥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過失殺人定擬。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，妥擬具題。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，醉後拉著張三右手，先毆腰眼一拳，張三被毆回罵，薛蟠將碗擲出，致傷額門深重，骨碎腦破，立時殞命：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，自應以薛蟠擬抵，將薛蟠依鬥殺律擬絞監候。吳良擬以杖徒。承審不實之府州縣，應請……」

以下注著「此稿未完」。賈政因薛姨媽之託，曾託過知縣；若請旨革審起來，牽連著自己，好不放心。即將下一本開看，偏又不是，只好翻來覆去，將報看完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。心中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來。正在納悶，只見李□兒進來：「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，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。」賈政只是發怔，沒有聽見。李□兒又請一遍。賈政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？」李□兒道：「老爺有什麼心事？」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。李□兒道：「老爺放心。若是部裡這麼辦了，還算便宜薛大爺呢！奴才在京的時候，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兒，都喝醉了生事，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兒打死了。奴才聽見不但是託了知縣，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，各衙門打通了，纔提的，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。如今就是鬧破了，也是官官相護的，不過認個承審不實，革職處分罷咧，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的話呢？老爺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聽罷，倒別誤了上司的事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！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請，把這個官都丟了，還不知道有罪沒有罪！」李□兒道：「如今想他也無益，外頭伺候著好半天了，請老爺就去罷。」

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